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-- 容齋三筆
第十五卷（十八則）

內職命詞內庭婦職遷敘，皆出中旨，至中書命詞。如尚書內省官，固知其為長年習事，如司字、典字、掌字，知其為主守之微者。至於紅紫霞帔郡國夫人，則其年齡之長少，爵列之崇庳，無由可以測度。紹興二十八年九月，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，時兼權中書舍人，高宗聖訓云：「有一事待與卿說，昨有宮人宮正者封夫人，乃宮中管事人，六十餘歲，非是嬪御，恐卿不知。」兄奏云：「係王剛中行詞，剛中除蜀帥，係臣書黃，容臣別撰入。」上頷首。後四日，經筵留身奏事，奏言：「前日面蒙宣諭，永嘉郡張夫人告詞，既得聖旨，即時傳旨三省，欲別撰進。昨日宰臣傳聖旨，令不須別撰。」上曰：」乃皇后閣中老管事人，今六十六歲，宮正乃執事者，昨日宰執奏欲換告，亦無妨礙，不須別進。今已年老多病，但欲得稱呼耳。」蓋昨訓同中稱其容色雲。　　蔡京除吏唐天寶之季，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，大集選人注擬於私第。故事，注官訖，過門下侍中、給事中，國忠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，時改侍中為左相。給事中在列，曰：「既對注矣，過門下了矣。」吏部侍郎二人與郎官同咨事，趨走於前，國忠誇謂諸妹曰：「兩個紫袍主事何如？」史策書此，以見國忠顓政舞權也。然猶令侍中、給事同坐，以明非矯。若蔡京之盜弄威柄，則又過之。政和中，以太師領三省事，得治事於家。弟卞以開府在經筵，嘗挾所親將仕郎吳說往見，坐於便室，設一卓，陳筆硯，置玉版紙闊三寸者數十片於上。卞言常州教授某人之淹滯，曰：「自初登科作教官，今已朝奉郎，尚未脫故職。」京問：「何以處之？」卞曰：「須與一提學。」京取一紙，書其姓名及提舉學事字而缺其路分，顧曰：「要何地？」卞曰：「其家極貧，非得俸入優厚處不可。」於是書「河北西路」字，付老兵持出。俄別有一兵齎一雙緘及紫匣來，乃福建轉運判官直龍圖閣鄭可簡，以新茶獻，即就可漏上中「秘撰運副」四字授之。卞方語及吳說曰：「是安中司諫之子，頗能自立。且王逢原外孫，與舒王夫人姻眷，其母老，欲求一見闕省局。」京問：「吳曾踏逐得未？」對曰：「掃「套局適闕。」又書一紙付出。少頃，卞目吳使先退，吳之從姊嫁門下侍郎薛昂，因館其家，才還舍，具以告昂，歎所見除目之迅速。昂曰：「此三者已節次書黃矣。」始知國忠猶落第二義也。題先聖廟詩兗州先聖廟壁，嘗有題詩者云：「靈光殿古生秋草，曲阜城荒散晚鴉。

惟有孔林殘照日，至今猶屬仲尼家。」不顯姓名，頗為士大夫傳誦。予頃在福州，於呂虛己處，見邵武上官校書詩一冊，內一篇題為《州西行》，州西者，蔡京所居處也。注云：「靖康元年作。時京滴湖湘，子孫分竄外郡，所居第摧毀，索寞殆無人跡，故為古調以傷之。」凡三十餘韻，今但記其未聯云：「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，至今仍是溫公宅。」其意甚與前相類。紹興二十五年冬，秦檜死，空其賜宅，明年，開河，役夫輦泥土堆於牆下。天台士人左君作詩曰：「格天閣在人何在？偃月堂深恨亦深。不見洛陽圖白髮，但知郿塢積黃金。直言動便遭羅織，舉目寧知有照臨。炙手附炎俱不見，可憐泥滓滿牆陰。」語雖紀實，然太露筋骨，不若前兩章渾成也。左頗有才，最善謔，二十八年，楊和王之子楔，除權工部侍郎，時張循王之子子顏、子正，皆帶集英修撰，且進待制矣。會葉審言自侍御史、楊元老自給事中，徙為吏、兵侍郎，蓋以繳論之故。左用歇後語作絕句曰：」木易已為工部侍，弓長肯作集英修。如今台省無楊葉，豚犬超升卒未休。」左居西湖上，好事請謁，人或畏其口，後竟終於布衣。

季文子魏獻子儗人必於其倫，後世之說也，古人則不然。魯季文子出一莒僕，而歷引舜舉十六相去四凶，曰：「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，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，去一凶矣，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。」晉魏獻子為政，以其子戊為梗陽大夫，謂成鱄曰：「吾與戊也，縣人其以我為黨乎？」鱄誦《大雅·文王》克明克類、克長克君、克順克比、比於文王之句，而以為九德不愆。勤施無私曰類，擇善而從之曰比。言：「主之舉也，近文德矣。」且季孫行父之視舜，魏舒之視文王，何啻天壤之不侔！而行父以自比，舒受人之諛不以為嫌，乃知孟子所謂：「顏淵曰：『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為者亦若是。」非過論也。尊崇聖字自孔子贊《易》、孟子論善信之前，未甚以聖為尊崇，雖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經所載亦然也。《書》稱堯、舜之德，但曰「聰明文思」，「欽明文思」，「濬哲文明」，「溫恭允塞」。至益之對舜，始有「乃聖乃神」之語。《洪範》「睿作聖」與「恭作肅，從作義，明作哲，聰作謀」，同列於五事，其究但曰「聖時風若」，咎徵至以蒙為對。「惟聖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聖」，則以狂與聖為善惡之對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國雖靡止，或聖或否。」則以聖與否為對也。下文「或哲或謀，或肅或義」，蓋與五事略同。人之齊聖，不過「飲酒溫克」而已。《左傳》八愷，齊聖廣淵，明允篤誠，《周官》六德，知、仁、聖、義、忠、和，皆混於諸字中，了無所異。以故魯以臧武仲為聖人，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皆曰聖，而孟子以為否。

媵字訓媵之義為送，《春秋》所書，晉人衛人來媵，皆送女也。《楚辭·九章》云：「波滔滔兮來迎，魚鱗鱗兮媵予。」其義亦同。《周易·咸》卦象曰：「咸其輔頰舌，媵口說也。」《釋文》云：滕，達也。九家皆作乘，而鄭康成、虞翻作媵，而亦訓為送雲。

周禮奇字《六經》用字，固亦間有奇古者，然惟《周禮》一書獨多。予謂前賢以為此書出於劉歆，歆常從揚子雲學作奇字，故用以人經。如法為灋、柄為枋、邪為衺、美為媺、呼為嘑、拜為■、詔為謷、怪為傀、暴為虣、擲為揥、風為貍、鮮為鮮、槁為薧、螺為蠃、脾為臄、魚為■■、埋為貍、吹為吹、陔為裓、暗為韽、柝為 、探為撢、翅為翨、摘為晢、駭為駴、擊為毄、辜為橭、掬為葊、羃為榠、藻為璪、吳為■、叩為敂、鞀為鼗、魅為彪，與夫莤、皫、胖、鱐、齍、眡、劀、酏、■、■、笿、鬻、枑、綌、■、斐、■、輮之類，皆他經鮮用，予前已書之而不詳悉。若《考工記》之字，又不可勝載也。

大禹之書《夏書·五子之歌》，述大禹之戒，其前三章是也。禹之漠訓，舍《虞》、《夏》二書外，他無所載。《漢·藝文志》雜家者流，有《大■》三十六篇，云：「傳言禹所作，其文似後世語。」■，古禹字也，意必依仿而作之者，然亦周、漢間人所為，今寂而無傳，亦可惜也。

隨巢胡非子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墨家者流，有《隨巢子》六篇，《胡非子》三篇，皆雲墨翟弟子也。二書今不復存，馬總《意林》所述，各有一卷，隨巢之言曰：「大聖之行，兼愛萬民，疏而不絕，賢者欣之，不肖者憐之。賢而不欣，是賤德也，不肖不憐，是忍人也。」又有「鬼神賢於聖人」之論，其於兼愛、明鬼，為墨之徒可知。胡非之言曰：「勇者五等：負長劍，赴榛薄，折兕豹，搏熊羆，此獵徒之勇也；負長劍，赴深淵，折蛟龍，搏黿鼉，此漁人之勇也；登高危之上，鵠立四望，顏色不變，此陶岳之勇也；剽必刺，視必殺，此五刑之勇也；齊威公以魯為南境，魯憂之。曹劌匹夫之士，一怒而劫萬乘之師，存千乘之國，此君子之勇也。」其說亦卑陋無過人處。

別國方言今世所傳揚子雲《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》，凡十三卷，郭璞序而解之。其未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，從取《方言》，及雄答書。以予考之，殆非也。雄自序所為文，《漢史》本傳但云：「經莫大於《易》，故作《太玄》；傳莫大於《論語》，作《法言》；史篇莫善於《倉頡》，作《訓纂》；箴莫善於《虞箴》，作《州箴》；賦莫深於《離騷》，反而廣之；辭莫麗於相如，作四賦。」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，初無所謂《方言》。《漢·藝文志》小學有《訓纂》一篇。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，注云：「太玄》十九，《法言》十三，樂四，箴二。」雜賦有雄賦十二篇，亦不載《方言》。觀其答劉子駿書，稱「蜀人嚴君平」，按君平本姓莊，漢顯帝諱莊，始改曰「嚴」。《法言》所稱「蜀莊沈冥，蜀莊之才之珍，吾珍莊也」，皆是本字，何獨至此書而曰「嚴」。又子駿只從之求書，而答云：「必欲脅之以威，陵之以武，則縊死以從命也！」何至是哉？既雲成帝時子駿與雄書，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，反覆抵牾。又書稱「汝、潁之間」，先漢人無此語也，必漢、魏之際，好事者為之雲。

縱臾《史記·衡山王傳》：「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。」《漢書》傳云：「日夜縱臾王謀反事。」如淳曰：「臾讀曰勇，縱臾，猶言勉強也。」顏師古曰：「縱，音子勇反。縱臾，謂奬勸也。」揚雄《方言》云：「食閻、慫慂，音與上同。勸也。南楚凡己不欲喜，而旁人說之，不欲怒，而旁人怒之，謂之食閻，亦謂之慫慂。」今《禮部韻略》收入，《漢》注皆不引用。

總持寺唐敕牒唐世符帖文書，今存者亦少，隆興府城內總持寺有一碑，其前一紙，乾符三年，洪州都督府碟僧仲暹；次一紙，中和五年，監軍使帖僧神遇；第三紙，光啟三年十一月，中書門下牒江西觀察使。其後列銜者二十四人，曰：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杜遜能，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，此後檢校左僕射一人，檢校司空二人，檢校司徒八人，檢校太保三人、檢校太傅一人，檢校太尉三人，檢校太師一人，皆帶平章事著姓，太保兼侍中昭度不書韋字，檢校太師兼侍中一人，太師兼中書令一人，皆不著姓，舍杜、孔、韋三正相之外，餘皆小書使字，蓋使相也。後又有節度使鍾傳兩牒，字畫端勁有法，如士人札翰，今時台省吏文不能及也。嘉祐二年，雒陽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湖，見所藏真跡，為辨之云：二十一人者，乃張濬、朱玫、李福、李可舉、李罕之、陳敬瑄、王處存、王徽、曹誠、李匡威、李茂貞、王重榮、楊守亮、王鎔、樂彥禎、朱全忠、張全義、拓跋思恭、時溥、王鐸、高驕也。而注云：「見《僖宗紀》及《實錄》。」以予考之，自三相及拓跋、樂彥禎、時溥、張濬、朱全忠、李茂貞諸人外，如李克用、朱瑄、王行瑜皆是時使相，不應缺，而朱玫、王鐸、王重榮、李福皆已死，所謂太師中書令者，史策不載，唯陳敬瑄檢校此官而兼中令，最後者其是歟？他皆不復可究質矣。

禁旅遷補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，以歲月功次而遞進者，謂之排連。大禮後，次年殿庭較藝，乘輿臨軒，曰「推垛子」。其歲滿當去者，隨其本資，高者以正任團練使、刺史補外州總管、鈐轄，小者得州都監，當留者於軍職內升補，謂之轉員。唯推垛之日，以疾不趁赴者，為害甚重。紹興三十二年四月，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使事，與上介張才甫同飯於皇城司。有一老兵，襆頭執黑杖子，拜辭皇城幹辦官劉知閤，泣涕哽咽，劉亦為惻然。予問其故，兵以杖相示，滿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。雲身是夭武第一軍都指揮使，曾立戰功，積官至遙郡團練使，今年滿當出職，若御前呈試了，便得正任使名，而為近郡總管。不幸小疾，遂遭揀汰，只可降移外藩將校，在身官位一切除落，方伏事州都監聽管營部轄。三十年勤勞，一旦如掃，薄命不偶，至於如是。坐者同歎息憐之。按崇寧四年有詔，諸班直嘗備宿衛，病告滿尚可擰者，殿前指揮使補外牢城指揮使，蓋舊法也。

六言詩難工唐張繼詩，今人所傳者唯《楓橋夜泊》一篇，荊公《詩選》亦但別詩兩首，樂府有《塞孤》一篇。而《皇甫冉集》中，載其所寄六言曰：「京口情人別久，揚州估客來疏。潮至潯陽回去，相思無處通書。」冉酬之，而序言：「懿孫，予之舊好、只役武昌，有六言詩見憶，今以七言裁答，蓋拙於事者繁而費。」冉之意，以六言為難工，放衍六為七，然自有三章曰，「江上年年春早，津頭日日人行，借問山陰遠近，猶聞薄暮鐘聲。」「水流絕澗終日，草長深山暮雲，犬吠雞鳴幾處，條桑種杏何人？」「門外水流何處，天邊樹繞誰家。山絕東西多少，朝朝幾度雲遮。」皆清絕可畫，非拙而不能也。予編唐人絕句，得七言七千五百首，五言二千五百首，合為萬首。而六言不滿四十，信乎其難也。

杯水救車薪孟子曰：「仁之勝不仁也，如水勝火，今之為仁者，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，不熄，則謂之水不勝火。」予讀《文子》，其書有云：「水之勢勝火，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；金之勢勝木，一刃不能殘一林；土之勢勝水，一塊不能塞一河。」文子周平王時人，孟氏之言蓋本於此。

詘一人之下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，曰：「夫能詘於一人之下，而信於萬乘之上者，湯、武是也。」《六韜》云：「文王在岐，召大公曰：『吾地小。』大公曰：『天下有粟，賢者食之，天下有民，賢者牧之。屈於一人之下，則申於萬人之上，唯聖人能力之。』」然則蕭何之言，其出於此，而《漢書》注釋諸家，皆不曾引證。

秦漢重縣令客秦、漢之時，郡守縣令之權極重，雖一令之微，能生死人，故為之賓客者，邑人不敢不敬。單父人呂公善沛令，辟仇從之客，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，皆往賀。謂以禮物相慶也。司馬相如游梁歸蜀，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，來過之，舍於都亭。臨邛富人卓王孫、程鄭相謂曰：「令有貴客，為具召之，並召令。「相如竊王孫女歸成都，以貧困復如臨邛，王孫社門不出。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：「長卿人材足依，且又令客，奈何相辱如此！」注云：「言縣令之客，不可以辱也。」是時為令客者如此。今士大夫為守令故人，往見者雖未必皆賢，豈復蒙此禮敬。稍或戾於法制，微有乾托，其累主人必矣！之字訓變漢高祖諱邦，荀悅云：「之字曰國。惠帝諱盈，之字曰滿。」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。蓋「之」字之義訓變，《左傳》：「周史以《周易》見陳侯者，陳侯使筮之，遇《觀》之《否》。」謂《觀》六四變而為《否》也。他皆仿此。